



韓詩外傳

九十

平八
函

服部文庫
117
167
3



117
167
3

韓詩外傳卷之九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
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
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
復誼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
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
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
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
明不欺也。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

詩外傳

卷之九

也。
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遣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卽舍田子罪。令復爲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

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卽。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執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

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爲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喪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喪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

言夕作
三
殺之也。豈可見利與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爲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持。

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爲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爲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

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遘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泆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

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

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子曰。鄧聚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

言外傳 五
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紕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以荆伯柳爲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

皆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中。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

吉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名聲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

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著薪。亡吾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

也。

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虚心而聽也。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遊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槩

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筭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

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詘。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

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

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臯陶之喙從前視之益益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酸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酸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旣斂

而樟。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眾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修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患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汗辱難湔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謾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慾。務忠信。無

毀於一人。則名聲尚尊。稱爲君子矣。詩曰。何其處兮。必有與也。

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裘。晏如覆杆。天下有道。則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管者。范蠡行游。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

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授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戴晉生弊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嘆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游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噓，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

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困倉中，常嚼梁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為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楚莊王使使賚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

子以織屨爲食。食粥。躩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傳曰。晉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鄰國有

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淫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疎。因爲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爲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淫縱。卒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上。卿。遂并國十二。辟地千里。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

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菑焉。吾田。暮歲不收。土莫不

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爲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爲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是人爲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瞽。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瞽之道哉。

夫鳳凰之初起也。翺翺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糲糲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卽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

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間間。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搯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盍盍。威儀固陋。辭氣鄙俗。

是以君子賤之也。

韓詩外傳卷之九終

韓詩外傳卷之九終

韓詩外傳卷之十

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麥丘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為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為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

講效傳
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
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
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說曰。此言
者。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革之矣。邦人潛然而涕
下曰。願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
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
罪於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咎者桀得罪於
臣也。至今未有爲謝也。桓公曰。善哉。寡人賴宗廟
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

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
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
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
於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

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

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澗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

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故書云。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旣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

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

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夫王宣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伯知大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大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卽

不來。汝有義而安。大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吳以爲君。至夫差二十八世。

而滅。

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水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

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東海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

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菑丘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丘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菑丘訢引劍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爾。傳曰。公

子曰。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支。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傳曰。齊使使獻鴻於楚。鴻渴。使者道飲鴻。獲笞潰。失。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獲笞潰。失。臣欲亡。爲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獲笞在此。願以汗事。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爲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爲醫也。以莞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踰跗。踰跗之爲醫也。榻木爲腦。芷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

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扁鵲曰。不然。事故有昧投而中。蠱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蹶者。以爲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虢侯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爲人。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填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礪

石取三陽五輪爲先軒之竈。八拭之。陽子同藥。子明炎。陽子游按磨。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右超距。

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齊景公游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況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游也。見怯君。

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莖山之陽。有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駮馬之肉。不得酒者死。繆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之左格右者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繆公之死。

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鬪。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為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

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管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斲朝涉。剝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為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勾踐欲伐之。

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大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褰衣應步。帶著桃戈。桓公

詩外傳 十
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爰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

曰。善。詩曰。荒湛于酒。

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卽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辨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束徒以過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

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裳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

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淵願淵
當作回

齊景公出田。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爲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

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

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浚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士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晉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

虛下一
有耗字

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而賦斂無已，收太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咎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

詩外傳
十四
稽維寶代食維好。

魏文侯問里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

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

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管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猶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猶一作由

終

韓詩外傳後序

斯道於天地間寔元氣之敷布無所不在而分量之大小則自夫人之所至何如耳六經元氣所鍾後有作者弗可及矣下逮諸子凡言之可以遠道者君子欲有所托而傳焉愛道之心也予近聞書家塾得先君子所藏韓詩外傳取而

讀之其事肆其變備其義微當為漢人之書無疑也乃以質之鵲湖子鵲湖子曰固遺書也因復梓之使凡讀經者取焉猶幸可以翼道也夫道不常明而載之簡策者迺魚兔之筌蹄耳在之能言之士類求之詞章翰墨雖其覃精肆力不無所得要之則本道也遠矣若韓子

者可以多得乎哉若韓子者可以多得乎哉於是乎跋

嘉靖己亥秋八月望月泉薛來書于芙蓉泉之秋月亭

之、無、後、也、乃、以、貨、之、勸、海、子、為、
 曰、國、書、也、因、復、梓、之、使、凡、讀、經、者、
 嘉、敬、也、對、孫、八、氏、聖、且、泉、韓、來、書、于、笑
 平、林、吳、半、冠、章、翰、墨、雖、其、名、皆、
 春、向、以、於、對、平、於、茶、韓、子、春、可、必、多、
 春、向、以、於、對、平、於、茶、韓、子、春、可、必、多、

春臺先生考訂

寬保二壬戌九月寫本改濟
 寶曆九己卯年梓行出來

皇都書林

堀川四條上町

錢屋忠兵衛

合

東都書林

本石町三丁目

前川權兵衛

同 莊兵衛



